



李平: 西学中, 她从未后悔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熊文爽



用信念和毅力撑起神圣白衣

李平自幼体弱多病, 病情反复, 一直未见好转。后来, 在亲戚介绍下, 父母带着李平来到一位老中医的家里问诊, 本来未报太大希望, 结果几剂中药下肚, 李平竟然就此痊愈。这让家人欣喜若狂的同时, 也在李平的心里种下了学习中医的种子。

填写志愿时, 因父母分不清中西医的区别, 而选择了西医。但李平对中医的热情依然不减, 本科毕业后, 成绩优秀的李平遵循本心, 毅然选择中医研读。

那时, 大家对中医的看法远



行医路上, 总是充满艰难险阻, 有欢声笑语, 也有默泪感伤。“莫忘少年志, 莫畏行医难”, 少年时的理想, 在行医多年之后, 你还记得吗? 泰安市中医院副院长李平因幼时与中医结缘, 便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用信念铺路, 以执着为桥, 走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康庄大道。

没有现在好, 同学们对李平的选择非常不解, 他们疑惑: “李平, 为什么要去学中医? 中医的路不好走。”他们纳闷: “中医未来能干什么? 摸脉吗? 根本没有前途。”身边的好朋友也十分担心, “李平, 中医和西医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西学中太难了, 何必呢?”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 李平没有解释, 而是本着一腔热血, 踌躇满志地走向未来。

“中医入门非常难,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只能埋头苦读。”李平接受医师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西学中的过程谈不上曲折, 但很辛苦。她表示自己从未后悔, “作为医者, 只有最纯真的信念和强大的毅力, 才能支撑起那件神圣的白衣。”

中西医结合发挥1+1>2的效果

李平副院长工作30多年来, 一直工作在临床、教学、科研第一线, 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

势, 彰显中医的特色与魅力, 擅长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 对反复咳嗽、慢阻肺、支气管哮喘、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治有独到之处。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40年以来, 国家和政府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和投入都比较大, 公众对中西医结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也让我们的工作搭上了快速发展的顺风车。”李平告诉记者,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中医药的优势越发凸显。在《咳嗽的诊治与治疗指南(2015)》中, 还特别增加了中医中药治疗。“这是中医药首次进入西医指南, 是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高度认可, 具有历史性的价值, 也是对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激励和肯定。”

然而, 李平并不赞同夸大中医药疗效, 她认为,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 西医则从局部出发针对结构, 二者各有优劣, 只有中西医结合才能发挥出1+1>2的效果。

耿松梅: 如果我们不治, 谁治?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



耿松梅 主任

罕见病 绝不能因为少见就不管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 耿松梅对发展学科有着长久的思考。管理、发展学科“首先要谦虚、心胸开阔”“多向前辈、同行请教”“给年轻人更多的关怀和机会”。改革开放40年, 学科不仅要发展经济, 更要发挥社会效益。耿松梅常常问自己能为患者做什么? 对于临床上的罕见疑难病, 绝不能因为少见就不管了!

秉持这种从医理念, 耿松梅成功诊治了多例罕见疑难病例, 如国内首诊皮肤僵硬综合症、国内最小早老症、国内外首次采用咪喹莫特治疗外阴多发疣状黄瘤、国际罕见的发疹型角化棘皮瘤、罕见重症慢性苔藓样角化病、重症Blau综合征等等。饱受皮肤病折磨的患者终于重获健康, 他们无不感叹耿松梅感激涕零。

此外, 她在治疗SAPHO综合征、超敏综合征、坏疽型脓皮病、持久性隆起性红斑、白塞病、木村病等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多次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老百姓的口碑最重要

在西北地区, 患者外出看病

不易, 医师接受再教育的机会较少。因此, 耿松梅侧重于以学科发展, 带动西北及周边地区提升医疗水平。

借助学会, 她联合专家推出罕见遗传皮肤病科普系列讲座等, 将规范诊疗技术推广至全国, 尤其是贫困边远地区, 并通过基层大讲堂, 每年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周边县市, 为当地医师传授最新诊疗技术, 向患者普及皮肤病知识, 优化就诊转诊渠道。

自1937年建院, 该院皮肤科不仅在临床诊疗上享有盛誉, 还是改革开放前国内屈指可数的皮肤病学医师培训中心。中华医学学会皮肤病分会主任委员郑捷在参加建院80周年庆时说: “西安交大二院皮肤科在老一代人心目中就是中国皮肤科的‘黄埔军校’。”继往开来, 耿松梅带领团队秉承培养全国进修医师的传统, 同时不断向兄弟院校学习, 加强专科规范化培训工作, 强化人才建设。

在西安会发现, 如果问去哪看皮肤病, 老百姓会首先建议去西安交大二院皮肤科。这就是耿松梅带领的团队努力打造和维护的口碑, 她说, “老百姓的口碑最重要!”

“遇到危重急难的患者, 别人问我敢不敢治, 我要求科室必须治。如果我们不治, 谁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简称西安交大二院皮肤科)主任耿松梅教授说这番话时掷地有声。

在谈及治疗患者、发展学科时, 身材娇小、柔声细语的她顿时目光如炬, 流露出女性感性之外特有的坚韧。

罗爱林 钟爱那一抹蓝色的神圣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秦苗

1985年初夏, 正值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之际, 一名优秀毕业生通过对等交换的资质分配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麻醉科, 站在麻醉科的门口, 这名学生却一脸茫然和惶恐。“我的祖父不到50岁因心血管疾病得不到有效救治, 早早离开人世, 当初的愿望是做一名心内科医生, 如今被分配至麻醉科, 带着些许的不情愿, 他还是决定先‘留’下来。没想到, 这一留便是30多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变迁和医学发展, 当初的那个‘不情愿’的决定为湖北省麻醉领域留下了一位成就斐然的医学人才。自从担任麻醉科主任以来, 带领该院麻醉科每天为500余台手术和各种快速康复医疗保驾护航, 尤其擅长小儿麻醉及麻醉个体化监测技术, 以及围手术期危重疑难病人的救治。”

他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主任罗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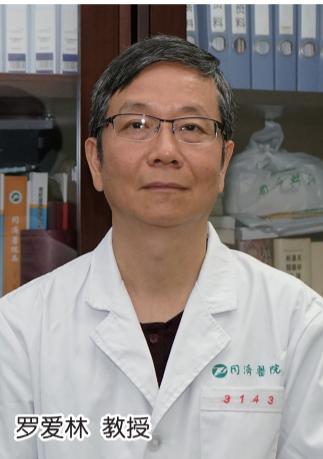
心路十八弯

情定麻醉科

1980年, 年仅15岁的罗爱林如愿以偿考入湖南医学院, 看着录取通知书, 罗爱林欣喜若狂, 从这一刻起, 罗爱林热情高涨地投入了医学的知识海洋, 尽情遨游。1985年, 由于成绩优秀, 经过选拔, 他被分配至武汉同济医院。

罗爱林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被选入麻醉科——5年苦读的临床医学课程中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的领域, 大家眼中的“医技”科室。

怀着极为勉强的“试试看”的心态, 罗爱林开始跟随自己



罗爱林 教授

的启蒙导师金士翱、马自成、田玉科等老一辈麻醉科的前辈们, 系统性学习麻醉知识, 掌握临床技能。1987年~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 1995年获同济医科大学麻醉学博士学位。

“他们的工作精神让我领略到麻醉的美妙, 在这个过程中, 我慢慢的体会到‘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的专业重要性, 也使我慢慢了解到一名麻醉医生需要储备的医学知识的广博和精髓, 也更加坚定了我做麻醉工作的信心。”

“不在乎患者能不能记住我们”

事实上, 麻醉医生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打一针”的事情那么简单。术前访视、围术期管理、术后随访, 每一环节都马虎不得。尤其在手术中, 还需要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安抚患者的紧张情绪, 确保手术安全。有时候, 一天会有连续几十台以上的大手术, 在遇到急危重症患者时, 需要做有创和无创连续监测的指标十余种, 只有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才能准确把握患者的各项指标, 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除了临床麻醉工作外, 我们的专业还包括重症医学、疼痛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1997年~1998年分别赴日本久留米大学医院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总医院麻醉科进修学习, 回国后分别被同济医科大学、原湖北省教委评定为‘跨世纪人才’及‘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至今已从事临床麻醉、急救复苏和疼痛诊治三十余年。医务工作者的一生都不会是闲暇的, 大部分的轨迹都是披星戴月出门,

三更半夜返家。一旦开始手术, 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就这么一头扎进手术室, 与一群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同事们共同面对生离死别。在手术中, 麻醉医生相当于导演角色, 直接决定演出能否顺利进行、演出质量如何。在演出成功过后, 人们通常只记住了演出嘉宾, 却不记得导演。正如一台手术成功后, 人们往往更感谢主刀医生, 却鲜少记得麻醉医生。而麻醉医生的水平越高, 存在感却往往越低。

在回望自己大半生的麻醉生涯时, 罗爱林说, 患者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们, 全心全意、尽全力用精湛的医术去挽留患者的生命, 才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扫一扫观看
视频
聚焦读
医患访谈